

朱子全书

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七

大學一

問欲專看一書。以何爲先。曰。先讀大學。可見古人爲學。首末次第。且就實處理會。却好。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。

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。此書前後相因。互相發明。讀之可見。不比他書。他書非一時所言。非一人所記。惟此書首尾具備。易以推尋也。

大學如一部行程曆。皆有節次。今人看了。須是行去。今日行得到何處。明日行得到何處。方可漸到那田地。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。欲望之燕之越。豈有是理。

大學是一箇腔子。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。如他說格物。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。如他說誠意。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。

明德如八窻玲瓏。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。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。一旦學大學。是以無下手處。

今且當自持敬始。使端慤純一靜專。然後能致知格物。

才仲問大學曰。人心有明處。於其閒得一二分。卽節節推上去。又問小學大學如何。曰。小學涵養此性。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。忠信孝弟之類。須於小學中出。然正心誠意之類。小學如何知得。須其有識後。以此實之。

今人都是爲人而學。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。且看古人爲學是如何。是理會甚事。諸公願爲古人之學。

乎。願爲今人之學乎。

昔和靖見伊川半年。方得大學西銘看。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。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。緣此書却不多。而規模周備。凡讀書。初一項。須著十分工夫了。第二項。只費得九分工夫。第三項。便只費六七分工夫。少刻讀漸多。自貫通。他書自不著得多工夫。

如孟子說仁義處。只就仁義上說道理。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。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。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。至於平天下。然天下所以

平。却先須治國。國之所以治。却先須齊家。家之所
以齊。却先須脩身。身之所以脩。却先須正心。心之
所以正。却先須誠意。意之所以誠。却先須致知。知
之所以至。却先須格物。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。又
須知如何是格物。許多道理。自家從來合有不合
有。定是合有。定是人人都有。人之心。便具許多道
理。見之於身。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。行之於家。便
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。施之於國。便是一國之
中有許多道理。施之於天下。便是天下有許多道

理。格物兩字。只是指箇路頭。須是自去格。那物始得。

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。曰。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。或時裏面。亦只說某病痛處。得一日教看大學。曰。我平生精力。盡在此書。先須通此。方可讀書。

以上語
類十條

右總論

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。明德是主於心而言。曰。這箇道理在心裏。光明照徹。無一豪不明。

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。君子存之。存此而已。小人去之。去此而已。一念竦然自覺其非。便是明之之端。大學在明明德一句。當常常提撕。能如此便有進步處。蓋其原自此發見。人只一心爲本。存得此心。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。

問明明德。曰。人皆有箇明處。但爲物欲所蔽。剔撥去了。只就明處漸明將去。然須致知格物。方有進步處。識得本來是甚麼物。

明德未嘗息。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。如見非義而羞。

惡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。見尊賢而恭敬。見善事而
歎慕。皆明德之發見也。如此推之極多。但當因其
所發而推廣之。

曾興宗問如何是明明德。曰。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
多道理在這裏。本是箇明底物事。初無暗昧。人得
之則爲德。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。是從自家心裏
出來。觸著那物。便是那箇物出來。何嘗不明。緣爲
物欲所蔽。故其明易昏。如鏡本明。被外物點汙。則
不明了。少閒磨起。則其明又能照物。又云。人心惟

定則明。所謂定者。非是定於這裏。全不脩習。待他自明。惟是定後。却好去學。

或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。學者因其發見處。從而窮究之否。曰。不特是靜。雖動中亦發見。孟子將孺子將入井處。來明這道理。蓋赤子入井。人所共見。能於此發端處推明。便是明。蓋人心至靈。有什麼事不知。有什麼事不曉。有什麼道理不具在。這裏何緣有不明。爲是氣稟之偏。又爲物欲所亂。如目之於色。耳之於聲。口之於味。鼻之於臭。四肢

朱子全書卷一
五
之於安佚。所以不明。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。終是遮不得。必有時發見。便教至惡之人。亦時乎有善念之發。學者便當因其明處。下工夫。一向明將去。

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者。皆明明德事。格物致知。便是要知得分明。誠意正心脩身。便是要行得分明。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。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。意未盡。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。心有不正。則德有所未明。身有不脩。則德有所未明。須是意

不可有頃刻之不誠。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。身不可有頃刻之不脩。這明德方常明。

問大學注言其體虛靈而不昧。其用鑒照而不遺。此二句是說心說德。曰。心德皆在其中。更子細看。又問德是心中之理否。曰。便是心中許多道理。光明鑒照。豪髮不差。

或問明德新民。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。方可去新民。曰。不是自家德未明。便都不管著別人。又不是硬要去新他。若大段新民。須是德十分明。方能如此。

若小小效驗。自是自家這裏如此。他人便自觀感。一家仁。一國興仁。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自是如此。蜚卿問新民。莫是脩道之謂教。有以新之否。曰。道之以德。是明明德。齊之以禮。是以禮新民。也是脩道之謂教。有禮樂法度政刑。使之去舊汙也。

凡曰善者。固是好。然方是好事。未是極好處。必到極處。便是道理十分盡頭。無一豪不盡。故曰至善。

止於至善。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。已也要止於至善。人也要止於至善。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。在他雖

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。則不可不如是也。

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。只就明德中到極處。便是否。曰。是。明德中也有至善。新民中也有至善。皆要到那極處。至善隨處皆有。脩身中也有至善。必要到那盡處。齊家中也有至善。亦要到那盡處。至善只是以其極言。不特是理會到極處。亦要做到極處。如爲人君止於仁。固是一箇仁。然仁亦多般。須是隨處看。如這事合當如此。是仁。那一事又合當如彼。亦是仁。若不理會。只管執一。便成一

邊去。如爲人臣止於敬。敬亦有多少般。不可只道
擎跽曲拳便是敬。如盡忠不欺。陳善閉邪。納君無
過之地。皆是敬。皆當理會。若只執一。亦成一邊去。
安得謂之至善。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。韓文公謂
軻之死不得其傳。自秦漢以來。豈無人。亦只是無
那至善。見不到十分極好處。做亦不做到十分極
處。

明德新民。皆當止於極好處。止之爲言。未到此便住。
不可謂止。到得此而不能守。亦不可言止。止者。止

於是而不遷之意。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。可以做得到極好處。若新民則在人。如何得他到極好處。曰。且教自家先明得盡。然後漸民以仁。摩民以義。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。匡之直之。輔之翼之。又從而振德之。如此變化。他自然解到極好處。

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。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。曰。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。亦是自家有所未到。若使聖人在上。便自有箇處置。又問夫子非不明德。其歷諸國。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。到他